

杂记

文港一支笔

王芸

每逢农历一、四、七日，在距离江西南昌市中心城区六十多公里的进贤县文港镇有个集市，汇聚来自各地的客商。这里售卖的不是蔬菜肉食，不是百货杂物，也非古玩珍宝，而是笔，更准确地说，是与毛笔有关的各种原材料。

这是个两层小楼。一楼的店铺不多，售卖成品毛笔。随意走进一家，女店主听说我们平时练字，多写行书，偶尔写小楷，便从众多“花朵”中摘取一瓣，“这是鸡距笔，试试。”她的眼神饱含期待。

鸡距笔的笔毫不长，接近笔管处浑圆饱满，收缩至笔尖的弧线短而陡峭。笔毫入水浸透，在纸上运笔写来，笔锋游走间，字的筋骨浮现，一支笔的品性也随之显现。这支笔笔锋内蕴力道，蓄墨不散，圆转自如。

与女店主闲聊，她的老家在进贤县张公镇。小时候她喜欢看自家姐姐做笔头，长到十一岁，堂姐家开始做笔头，她就天天跑去堂姐家玩。堂姐告诉她不同的毛毫有什么特性，适合放在笔头的哪个部位。她嫁到这个有着二千六百多年制笔历史的小镇后，自然与毛笔结下了更深的缘分。有小时候的经验作底，她三天就学会了做小楷笔的笔头，再到做各种笔的笔头，慢慢熟悉了制笔的每一环节。三十年间，她与毛笔耳鬓厮磨，相看两不厌，而今可以轻易地知晓毛毫的优劣，以及羊毛、兔毛、黄鼠狼毛等的不同配比，会带上一支笔何种特性。“柔弹”的笔，相当好写”至于何为“柔弹”，如何制出“柔弹”之笔，这个话题她可以细细说上半天。

在文港，但凡与笔有关的人家都是二代、三代接续制笔，也有四代以上

的。笔，穿过纷纭世事，穿过不同年代的时光，支撑起一个家庭、一个家族的日常生活与生存大计。

沿楼梯上二楼，人影穿梭叠映。一侧是笔头区，一侧是笔杆区，再一块是画笔区，还有钢笔区、圆珠笔区等。

在这里，还处在混沌状态的笔，以局部的形态呈现。未加处理的动物毛毫，散开的片羊毛，成捆的把羊毛，一朵朵捆扎成束或串联成线的毛笔头，还未被截成笔杆，犹带有枝丫的竹茎，已做成笔管形状的牛角、竹、木，大大小小、形态不一的绘画笔，纤细的画瓷笔……来自文港各乡村的制笔师傅，走过一个个摊位、店铺，不时停下来用眼睛审视，用手指摩挲，在心里掂量，仔细挑选心仪的物品。

我在笔杆区的七十四号店铺前停下来，那不大的铺板上密密地摆满了各种竹管，其中有着天然斑点、纹路的，尤令我心仪。女摊主姓付，她说自己做笔杆四十年了。早年跟着父亲来集市，而今每逢集日，她一大早坐四十分公交车赶来这里。

我眼中的笔管来自福建山中，名为红湘妃，一支成品笔管八元钱。摊位旁的墙上靠着一捆竹茎，是今天刚收到的，还来不及截管制作。有人停下来细细察看，议论着其中一段竹节，笔毫均匀，褐色斑纹分布适当，不疏不密，色泽也美，天然一副上品。

二楼的笔头区地盘最广，人气也最旺。一条条串起的笔头或如丛林，或如队列，排在水泥台摊位上，下垫木板或报纸。据说，这里开市在凌晨4点，头一批笔头售价最廉。天光放亮后，客商们陆续赶来，至中午散去。不同品质的笔头价格有别，但这里的市

场价格稳定、透明。我看见一位客商买下六千个笔头，一个笔头售价三毛六。

从这里回到自己的作坊，满载而归的制笔师傅们沉下心来，按照手工制笔的古法，一道一道工序往下走，直到一管管笔经由灵动的手指、聪慧的心思、丰富的经验，被赋予独一的形态与灵魂。

每到文港，话题就绕不开毛笔。一个又一个文港人不无自豪地告诉我，这里有规模很大的毛笔材料集散市场，连东北三省、内蒙古、山西的客商都到这里来买毛笔。毛笔、画笔、圆珠笔、化妆笔应有尽有。2022年，小镇产销毛笔逾九亿支，产值超三十五亿元。

一个地处偏远、人口五万的小镇，缘何拥有知名的毛笔集市，有两千多家制笔作坊、四百多家毛笔生产企业？自然，与文港镇拥有一千六百多年制笔历史不无关系。

清代时，文港毛笔生产进入鼎盛时期，邹紫光阁笔和周虎臣笔闻名于世。位于文港仿古街的中国毛笔文化博物馆里，收藏有数支邹紫光阁笔和周虎臣笔。它们有着鲜明的文港毛笔特征，形貌质朴、刚柔并济。

中国独有的传统技艺，靠人创生、传承并创新发展。文港制笔师傅周鹏程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。记得第一次走进他的工作室，穿一件白色汗衫的他坐在一方小木桌前，戴着眼镜，专注地“护笔”——将盖毛卷覆住笔心，再剔除杂毛、浮毛，以确保毛毫的齐整纯粹。

颇有年头的木桌上，堆挤着台灯、笔筒、蜡烛、药瓶、眼镜，一个铁盘里躺着许多细小的棕色、白色笔头。铁盘

左边竖着一排排笔毫，右边一只白瓷碗，清水一盂。他手下卧一方黑色的大理石板，左手手指、食指、大拇指抵住一截竹管，竹管前一排湿润的毛毫紧密排列；右手握一柄刀，埋头用刀尖理顺毛毫。

这一幕就是他的日常。在他身后，铁架子上悬挂着一条条笔头，长案边坐着埋头“装笔杆”的儿子、“绑笔头”的孙子，而他做了一辈子笔的父亲坐在一把躺椅上。一家四代人共处于被毛笔环绕的空间。

工作室连通陈列室，这里是毛笔们的天下，一支支笔都出自这个家族的巧手、妙思。周鹏程熟悉每一种笔的品性，他会根据不同书家的特点和运笔习惯，设计不同的毛毫对比。做笔已有六十年的他，经由一枚小小的笔头，抵至他心中的大道。周鹏程一家与毛笔的渊源，到他这里已有八代，一代代人完成着关于中国古老技艺的传承。而无数这样的制笔师傅，共同书写了文港的千年制笔史。

在集市上，我看到不少拿着手机直播的年轻人，面对镜头介绍文港毛笔的历史和各种原材料。小小的文港镇，在新时代电子商务勃发的背景下，由“一支笔”催生出三千七百多家电子商务企业及网店，一年发出快递超过五千万单。直播兴盛起来，更是将文港毛笔的声名传扬到了国内外。如今每天晚上，小镇约有两百个直播间在推介、售卖文港毛笔与相关的文化产品。

从无到有，一支笔需要一百二十多道工序。在文港，一支笔穿越了千年时光，依然生气勃勃，保持着古老的形态。这变化甚微之物，如一枚穿越时空的箭，连贯起千年历史和丰沛文脉。

遇见

年少时，我痴迷京剧脸谱，曾收藏过上百个泥塑脸谱。听说王宏斌在杭州市钱塘区白杨街道大北社区教画树叶脸谱，我便匆匆赶去，在坐满居民的教室里，找个空位坐下。

王宏斌是晋剧演员，他举起一片淡褐色的梧桐叶，说：“京剧是国粹，脸谱在京剧表演中很重要。黑脸是勇猛的张飞，关公的红脸代表忠勇，白脸是曹操。”

一张落叶上画了三个脸谱，色彩斑斓，且生动传神。听课者左右咬耳，期待自己也能画得这般好。

但在树叶上落笔时，大家发现没有想的那么简单，手中的画笔总不听使唤。王宏斌走过来挨个指点。我的笔一滑，脸谱左额那抹蓝就太浓了。“来，加点水，这个颜料厚了。”王宏斌拿起笔，蘸了点水，慢慢地拖动颜料。哦，蓝色变透亮了。

抬笔落笔间，便滑去了半日时光。抹茶色、琥珀色、松叶色、栗梅色的落叶上，出现了红脸的费德功、蓝脸的黄隆基、黑脸的张飞、黄脸的典韦。艳丽的色彩，枯萎的树叶，强烈的视觉冲击，看着自己的作品，我们有点小欢喜。

跟王宏斌熟了，我常向他请教各色京剧人物脸谱的画法。聊多了，我知晓了他画脸谱的故事。

王宏斌十四岁学艺，后来到剧团工作，演的都是包拯、姚期等净角。净角俗称花脸，要在脸上涂抹浓厚的油彩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图案繁复又炫目。

王宏斌说，他的第一个花脸妆是师傅给勾的，“油彩缓缓划过皮肤，感觉很奇妙。看向镜子，稚嫩的脸庞已然威风十足，我得意地进入角色。”常年唱戏，王宏斌说话有板有眼。

画脸谱实在有趣。此后，王宏斌留意起了脸谱画，常用麻纸拓下师傅要卸掉的脸谱妆，描摹、学习。

树叶上分布着众多粗细不同的叶脉，我问他怎么会想起在不平整的落叶上画脸谱。王宏斌笑了，他说六年前随儿子来杭州，住在钱塘。一天，他穿过街口公园时，一片梧桐叶袅娜地落在了跟前。他捏着叶柄，左右翻转，“瞧，色彩温润，中轴对称，棱角分明，如果画上钟馗脸谱，肯定漂亮！”王宏斌画出了第一张树叶脸谱画，的确漂亮。

前年，王宏斌演戏时意外摔伤。做了腰部手术后，他无法再上台，似鸟儿展翅欲飞，却折了翅膀。王宏斌眷恋那个舞台，那些乐曲，还有勾在脸上的脸谱。他便在落叶、卡纸、团扇、鸡蛋壳上画脸谱，画得兴起，还把对象转到葫芦、螃蟹盖上。

“不能演花脸，那就去画脸谱吧。”王宏斌想，“我换种方式传播非遗，让更多人爱上脸谱艺术。”他的脸谱画被小区居民晓得后，许多人想跟他学。只要有人肯学，他都耐心教。

将非遗融进生活的，叶丽佳也是其中一位。

叶丽佳擅长把宋画的韵味浸入木雕中，她有件作品设计别致，是化腐朽为神奇的佳作。

叶丽佳有位朋友，祖父是木匠，祖父去世后，给朋友留下个刨子。朋友想把刨子当作念想，便来找她。刨子表面坑洼不平，甚至被虫子蛀了大洞。叶丽佳把刨子做成了镇纸板，选了宋画《水图》里的样式，雕出水纹。于是乎，丑陋的蛀洞变成了一汪湖，湖面水波漾漾，

画韵与雕功

沈小玲

柔美又宁远。朋友每天作画，用刨子压纸，似乎亲人从未离开过。

有一次我去一所小学听叶丽佳上课，看见教室里摆着群鱼戏水的木雕饰品，手法虽稚嫩，但意境颇美。七只鱼儿摆尾悠游，姿态婀娜，似乎尾巴一卷，就会溅起浪花朵朵，推动水藻摇曳。那是五年级学生仿照宋画《春溪水族图》中的游鱼雕刻的。

那天叶丽佳教小朋友雕莲蓬，“模特”是宋画《疏荷沙鸟图》中枯萎的莲蓬。她指着图片，讲述秋日荷塘故事和传统木雕文化。同学们目光专注，在紫光檀木上熟练地操纵工具，完全沉浸在雕刻中。一小时后，他们手中小莲蓬的轮廓初显。

下课后，我问叶丽佳什么时候开始学木雕的。她愣住，想了一下，没答上。她只记得从小就跟着父亲雕木，是摸着木头长大的。叶丽佳的父亲年少成名，是浙江乐清叶氏黄杨木雕第五代传人。读大学时，父亲去世，女承父业，她成了第六代传人。

十几年前，叶丽佳离开老家，来钱塘读大学、工作生活，深谙钱塘的地域文化。她从宋代山水花鸟画中寻找素材，打造宋韵木雕饰品。

在叶丽佳的非遗工坊里，我看到许多饰品。其中一对精巧的黑鹤，如《瑞鹤图》中的鹤，在广袤的晴空中，在巍峨官阙上翩然而舞，自在逍遥。木质纹理，色彩淡雅，传统木雕工艺中，又吸收了现代元素。我想，姑娘们佩戴上这些手工饰品，定然宛若从宋画里娉婷走出。

工坊墙壁上挂着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组委会纪念证书。去年秋天，组委会邀请叶丽佳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为运动员开展非遗体验。叶丽佳教运动员做戒指，仿照宋画花卉纹样，打磨肌理效果。在亚运村，手工制作的戒指成了抢手货，好多运动员赶来体验。

我盯着叶丽佳做竹竹挂坠，她在绿檀木上徐徐移动钻头，停下查看一番后，换了把钻头，手边细碎的木屑慢慢叠高，盖住了她的袖口。

王宏斌、叶丽佳们，数十年如一日地传播国粹，引领人们去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宽广和深远，与古人享用同一份美。

梯田之美

潘文

窈。崇山峻岭间盘旋的梯田，在苍茫迷蒙间，似乎更为壮阔和神秘。

清亮的月色里，我似乎看到一群农夫，他们扛铁锹，挑竹筐，推着木轮车，迈向山梁。虽然山路崎岖，但他们步履坚定。他们在这狩猎捕鱼，开荒拓田。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挥汗如雨，将生命与汗水毫不吝惜地涂抹在高山深谷间。

他们脚下是梯田，身后是梯田，头顶上，也是梯田。一层层、一片片、一圈圈，交融着。

农舍周围的景致也别具一格。春来一垄新绿，遍野青翠欲滴。插秧时节，水满田畴，如玉镜五彩斑斓。到了夏天，佳禾吐翠，绿浪翻滚。秋天，大地欢笑，橙黄的稻谷一丘丘、一垄垄席卷了整个山岭，蔚为壮观。若是在下雪的冬日，漫山遍野白雪皑皑，条条银蛇起舞群山，更是妙不可言。

我在院子里坐下，吃饭、喝茶、聊天，和农舍的孩子们逗乐。女主人迈着轻盈的脚步在各个房间和院落穿梭不停。房子宽敞，她家把空出来的房间做了民宿。梯田四季风光各有特色，每到周末和寒暑假，来来往往的客人不少。虽有些辛苦，但女主人还是满面春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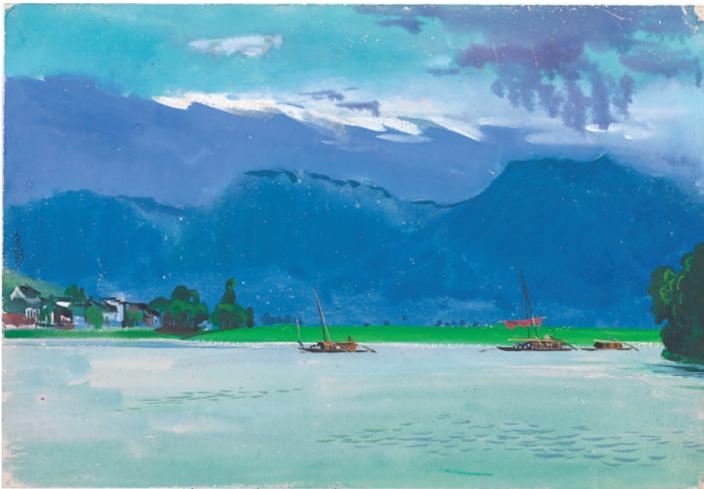
夜晚，有悦耳的虫鸣相伴，还有满屋月亮的清辉。

清晨醒来，窗外蓝天如洗，白云如絮，山岭起伏。窗口下的梯田，像是大地和山峦间舞动的精灵，绵延如飘带。晨雾弥漫在山野和梯田间，远处的树、近处的田，都若隐若现，深深浅浅。

走出院子，梯田就从脚下延伸出去。每一层都是一道细碎精巧的涟漪，每一叠都如一片碎金闪烁的波痕。阳光飘荡在层层梯田上，那些奇妙的造型、优美的线条、丰富的颜色还有清爽的气息，相互交融，互为映衬。

在青翠的梯田间，农民们满怀希望地劳作着。阳光照在他们身上，泛起一层金色的光晕。他们手中的锄头，在泥土中划出一道道有力的弧线。这不仅是对大地的深情触摸，更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。他们的身影在阳光下显得如此坚韧和有力，仿佛是大地的守护者，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生机与希望。

草池湾真正声名鹊起缘于一只鸟。大约十年前，被誉为爱情鸟、吉祥鸟的朱鹮，悄无声息地来到这里安家落户。经过多年繁衍生息，目前数量已近五十只。为了营造适宜朱鹮生长的环境，县里将这里命名为“朱鹮小村”。



▲水彩画《雨后山更青》，作者周令钊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春到草池湾

余佑学

草池湾，是我的家乡秦岭南麓陕西安康市石泉县的一个小地方。这地方虽然没啥名气，也算是鱼米之乡的一块“白菜心”。

山是浅山，田是“泡冬田”，山环水绕，袅袅炊烟，田地肥沃，稻麦飘香。一湾翠翠，一池碧水，一隅桃源，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客人。

村前有几道褶皱山梁为屏，村左村右良田好地相伴，村中溪水潺潺，村后茂林修竹，浓荫覆盖，形成“躺椅形”地貌。

草池湾真正声名鹊起缘于一只鸟。大约十年前，被誉为爱情鸟、吉祥鸟的朱鹮，悄无声息地来到这里安家落户。经过多年繁衍生息，目前数量已近五十只。为了营造适宜朱鹮生长的环境，县里将这里命名为“朱鹮小村”。

朱鹮小村——草池湾，从石泉县城出发，沿途保护朱鹮标识醒目，志愿服务队队旗摇曳。进村入户，柏油路四通八达，阵阵花香扑鼻。

一湾一湾的池或塘，一层一层的田和地，一块块小坡地，一座座隆起的小山岭，层层叠叠，绵延不断。这里的一草一木，一块田一垅地，零星的竹园成片的柴垛，老房子新洋楼，不是很规则，也不加修饰，随山就势，或躺卧，或缓立，或大或小，或起或伏，自然点缀，纵横交错。

稻田和坡地围着山转，转东西、转南北、转堂前、转院后。远远近近，看到这些生态田园，也就闻到了五谷的香气，看到了仓廩的充实。注水后的秧田似月亮，似梯形，又似不规则多边形，水汪汪，亮晶晶，好似卧在山洼里的一面

面大镜子，照山映水，秀出无限风光。坡地有高低、有方有圆，长栎树、长竹林、长松杉、长灌木，满山绿荫，郁郁葱葱；道旁、房前、林下、田坎边，各色花卉争奇斗艳……每走一步，仿佛都能听见草叶间发出的声响。

雨水过后，这里的山峦绿了，大地醒了。瞧吧，池塘周围、田坎边、溪水旁、坡地上的鹅儿肠、蒲公英、油菜、冬小麦、豌豆尖，等等，都是大自然的彩绘元素。在阳光空气水分的作用下，苗叶由鹅黄色变成嫩绿色，铺展成一幅幅动静相宜、碧绿浸染的山水画。

此时的草池湾，又到了最美踏青季。食一芽草，游一面山，品一杯茶，赏一抹春光。各式各样的小草枝叶按捺不住向上生长的欲望，纷纷睁开眼睛，把小脑袋拱出地面，把嫩芽儿鲜叶儿挤

出枝枝蔓蔓。它们带着鲜嫩清香味儿，带着蓬勃旺盛的劲儿，尽情梳妆、扮靓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。

几只朱鹮立在大树高枝上，望着如织游人，时而扑棱灰白透红的翅膀，在村庄上空转着圈儿，发出几声清脆而响亮的鸣叫；时在稻田里、草池中辗转觅食，一边呼朋唤友，一边四下张望，踱着悠闲的步子。

抬头望，朱鹮小村草场后面，在树荫下树杈间，它们搭建起来的鸟巢挤挤挨挨，尽显温馨。一位村民告诉我们：“那几只朱鹮在我家旁边筑巢三年多了。这种鸟很有礼貌，不管它们飞走还是飞回来，只要看见我，都会叫一声，算是打招呼呢。”

想要享一份清幽安闲，得一份农耕文明体验，就来草池湾吧！

